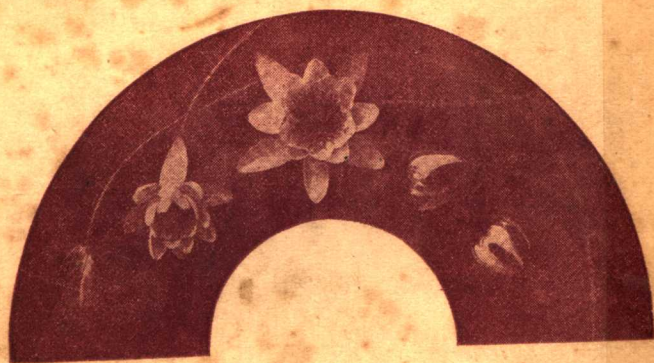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影談農半

半

農

談

影

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初版

半農談影

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初版

實價大洋三角

寄售處

真光攝影社
北京西長安街二十五號

北京攝影社
北京東城帥府園七號

版權所有不許翻印

序

我學攝影，可以分作兩期：第一期在十七八歲時，買了一個小鏡箱，玩弄過一兩個暑假。這一期的事現在已經很模糊，只兩年前所做小詩中有『暗紅光中的蜜吻』一句，算把當時的影子補記了一點。第二期起於一九二三年秋季，那時在巴黎，因為不眠症鬧得很利害，又買了一個小鏡箱隨便玩玩；此後每有什麼攝影展覽會，都隨便看看；有關於攝影的書報，也隨便買來翻翻；直到現在，還是如此。因為始終只是隨便而沒有用過苦功，所以始終還在初學期中，沒有什麼愜意的作品。以初學的人而雜湊了些談

諸無當的話說，寫成這一本小書，當然是胡鬧。但若寫出之後，一方面能給少數比我更初學的人做得一個小小的參考，別一方面又能使多數愛我的老前輩得有一指正我的機會，我也就心滿意足的了。若有人要依據我書中所說而分析我自己的作品，那我要討饒在前：來不得！來不得！我對你老磕頭！

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劉復識於北京。

談影

劉半農

○

我友疑古玄同說：「凡愛攝影者必是低能兒。」旨哉言乎！旨哉言乎！夫攝影之爲低能玩意，正不待不愛的人說，便是我這冒充愛的人，也肯大承而特認。問其故，則因「攝影太容易了：無論何人，五分鐘之內保可學會。」五分鐘之內可以學得會的東西，當然進不得藝術之宮。因此，我們這班背着鏡箱的特種「皮帶階級」，當然也就沒有掀起長頭

髮，戴起闊邊帽的福緣！

我們既然做不得藝術家，又開不得照相館（我們要想開照相館，一定是『六十天早關門』），而還白天背鏡箱，晚上摸黑房，這究竟爲的是什麼？我說：不爲什麼；爲的是消遣。所謂消遣，乃是喫飽了飯——或者說：喫不飽了飯——尋些事做，把寶貴的光陰在不寶貴中消磨了。八年前，魯迅在紹興館抄寫六朝墓誌，我問他目的安在，他說：這等於喫鴉片而已。嗚呼，吾於攝影亦云然。若言『爲攝影而攝影』，以自比於藝術家之『爲藝術而藝術』，則是冒牌西貝貨，其不爲高能諸君所齒冷者幾希！

說到照相，就不得不聯想到照相館。曾有數次，有人看了我的作品，說，『你照得真好；照相館也不過如此！』在他是恭維到了十二分，在我却氣到了十二分以上。我並不說所有的照相館都是不堪，而不不堪的也實在寥寥無幾。他們的不堪處，還不在於門口掛起軍人政客戲子表子的照片，而在於把照相當做一件死東西：無論是誰的『臉譜』到了他們手裏，男的必定肥頭胖耳，女的必定粉裝玉琢，——揚州頭匠與蘇州梳頭娘姨的手藝，給他們一箍腦兒包承去了！

其實，我們也不能完全冤枉照相館；照相館中人，也未

必一致願意這樣做。無如他們是營業的；既要營業，就不得不聽社會的使喚。正如沈尹默儘可以不喫豬肉；他若開了飯館，忽然來了一客，叫「夥計！來一個三斤重的肘子，」他也不得不垂着雙手說：「是；紅燒的罷？」

○

二十年前的照相，照例是左坐公而右坐婆，中間放一張茶几；几上有的是蓋碗茶，自鳴鐘，水烟袋，或者還要再加上些什麼不相干的東西。這種的照片現在已經不大看見了，而照相館裏鬧的笑話，還仍舊是層見疊出。某照相館的掌櫃告訴我：「有時候，我們自己覺得照得很不錯，顧客却以爲

極壞，說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！非給重照不可。」有時候，我們自己覺得照得真不像樣，顧客却得意非常，添印了一打又一打。有時候，我們覺得面孔太大了，非加上軟光鏡不可，顧客却憤憤的說：「我好好的臉，怎麼你給照浮腫了！」甚而至於有過一次，有一位老先生要照一個一尺二寸的半身。我們說：「這樣照出來一定不好，不如照了小的再放大，」而他一定不願意，而且還不許用軟光鏡；請問這樣照法，如何能照得好？又有一次，一位太太分付後面要用馬路的背景，前面却要放上几兒，椅兒，花兒，瓶兒，琴兒，瑟兒，種種的擺設。這樣不倫不類的佈置，我們照的時候就在笑

了，照出來叫你看見了，如何不搖頭而嘆氣。』嗚呼！吾其搖頭而嘆氣乎？『天下無如喫飯難！』

○

然而還有更倒霉的咧！人家請了個畫師來，當然要由主人親自招呼，至少也是書記，帳房，姪兒，小舅子之類；先請坐，次請茶，再請烟，也是一定的程序；畫到一半，亦許還端出四碟子的無聊點心來。找了個照相的來可就兩樣啦！『來了麼？叫門房裏等。』於是乎勞你駕，稀臭的門房裏請你坐一下；而門房大爺的底子錢，也就不得不給。說的是三點鐘照，看看已經四點了，上頭還是睜也不睜。於是乎再

等；由四點而四點半，而五點、而五點半，夫然後才敢陪着笑臉向門房說：『勞駕上去回一聲：再遲啦光不夠啦。』於是乎門房大爺慢拖慢拖的走進去，一走走了半點鐘。於是乎再過了半點鐘，才見主人們喫得酒醉糊塗的滾也滾的走出來，一走又走了半點鐘。於是乎這樣排，那樣排，一排又排了半點鐘。於是乎照：這可用不着半點鐘，一秒鐘就夠了！這種的職業簡直不像人做的！幸而我們雖照相而不開照相館，猶得自命清高，竊附於長衫朋友之林。人家見了，也得瞎敷衍兩聲，說『您照相照得好啊！這頑意兒倒有意思。』其實，這好比我們洗澡之後，自己也會扳起臭腳來修

條扞扞，幸而不到澡堂裏去做扞腳的買賣，此所以仍得像黨有价事而上傲王侯耳！

○

「照相是五分鐘之內可以學會的」，這也是句真實不虛的話。譬如我買了一個鏡箱，怎樣裝膠片，有兩分鐘就學會了；怎樣對光，怎樣扳機，有三分鐘也就很夠學會了。於是乎我就提了鏡箱出門去，看見有什麼好景緻，扳一張，捲一張；便是沒有什麼好景緻，茅廁旁邊也去扳一張，捲一張；而我的親戚，朋友，小弟弟，小妹妹們，知道我有了鏡箱了，一個個都來要求我扳一張，捲一張；而我也正苦沒有什

麼東西可照，樂得給他們扳一張，捲一張。扳了捲了之後，沖洗的事有別人做，印晒的事有別人做，放大的事也有別人做，……總而言之統而言之，我只消能於扳一張捲一張，我就『會了』。

我『會了』之後，每年夏季取出鏡箱來扳，冬季藏着鏡箱聽其陳蛀；到過了十年，作品也就貼滿了十大本了；於是乎我就『會了』而又『會了』。無如我這十年的『會了』，還只等於五分鐘的『會了』！而人家却有苦心研究了十年還不敢說『會了』的，嗚呼！此『會了』之所以可惡而該打也。

○

照相總比不上圖畫，這也是件千真萬確的事。不信你拿一幅極好極好的照相給一位品評家看，他必定說：『好是好的，可惜是照的，不是畫的。』這句話裏所包含的意義是：先問是畫不是畫，好不好是其次。但是，假使你拿一幅極不堪的畫給他看，他可又要說：『這是什麼東西！算不得畫！』這又要問好不好，而不問畫不畫了。這是什麼邏輯？

有人說：『照相是有假借的，圖畫是用真本領畫出來的。』不差不差；然而請問老爹：寫生之謂何？且就音樂作

一更的切之比喻：口唱是用真本領唱出來的；流氓的噲唇吹哨，是用真本領吹出來的；其餘無論何種音樂，都是要假借樂器的；然而……然而照相總比不上圖畫，這是千真萬確的！

○

照相可以分作兩大類：第一類是複寫的，第二類是非複寫的，若加上照相館的「肥頭胖耳」「粉雕玉琢」的一類，就是三大類。

第一類的「複寫」二字，要活看，不要死看。譬如一頁古畫，一幅名畫，你把它清清楚楚，一絲不變的翻印下來，

這是複寫；一個古蹟，一件古董，你把它清清楚楚，一絲不變的照下來，也是複寫；推而至於天文照相，飛機照相，顯微鏡照相，也都是複寫。複寫的主要目的，在於清楚，在於能把實物的形態，的的切切的記載下來。所以「寫真」二字，正不妨給這複寫一類獨用了。

那麼，第二類的非複寫，就該稱作「寫假」麼？如果你要這樣說，我也可以答應。但我的意思，却要稱作「寫意」；這並不是上海人喝了洗鍋竈水坐馬車遊夜花園「寫意來西」的寫意，乃是要把作者的意境，借着照相表露出來。意境是人人不同的，而且是隨時隨地不同的，但要表露出